红豆馆主溥侗清华教曲的故事

金富军

爱新觉罗・溥侗,满清贵族,字后斋(一 作厚斋),号西园,别号红豆馆主、无心人 等。因排行老五,人们尊称其为"侗五爷"。 溥侗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,与张伯驹、张 学良、袁克文,并称为民国时期的"四大公 子"。

溥侗酷爱并精于昆曲、京剧,对于京剧 则生、旦、净、丑全能。他抱定"转益多师为 吾师"的态度,摒弃门户之见,不宗一家,虚 心向各名家请教。谁擅长哪一出戏, 他就向谁 请教,刻苦练习。一唱一吟,一笑一颦,一嗔 一怒, 无不精益求精。溥侗能戏多且精, 曾和 许多京剧名家同台演出。他集众善以为善,聚 众美以为美,真正做到了"文武昆乱不挡", 六场通透,被誉为"票界大王"。

溥侗天赋高,文化素养深厚。他书画兼 善, 娴于音律, 通晓古典, 才艺俱佳, 对所演 剧目的故事情节、人物身份及心理均有深刻领 悟与把握,是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。著名剧 作家、程砚秋的恩师罗瘿公评价: "厚斋色色 精到, 音乐之外, 词翰、绘事、赏鉴, 无不精 能。兼盖有唐庄宗、李后主之长,又非其他天 潢所能企及耳。"谭派研究家陈彦衡说溥侗: "有时粉墨登场,名贵之气出于天然,尤非寻 常所能比拟。"

1930年, 溥侗经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、 邓以蛰等推荐,征得校长罗家伦、教务长杨振 声等同意, 受聘清华担任文学院导师, 指导学 生选修昆曲和国画。当时的清华,学生业余活 动丰富多彩,已经有西乐、管弦乐队、话剧社 等许多学生社团,但杨振声先生认为"应增设 民族文化遗产之项目庶不忘本而资发扬。乃延 溥西园先生来校主其事。"

清华学生对溥侗来校非常欢迎:"溥西 园先生对于昆曲皮簧,都有极精到的研究,我 们欢迎他的来园,不仅希望着能学唱两句'良 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'而已足,我 们最大的希望乃是,因了溥先生的指导,我们 将真正地日进于艺术的人生,全园风气,或将 为之一变,这才是我们最大希望的终点,也正 是我们竭诚欢迎的理由。"

溥侗在清华开设绘画班与昆曲班, 昆曲 班每周四小时,绘画每周两小时。他以有教无 类的态度教授昆曲,并不限定学生是否有基 础,只要求选学昆曲者态度认真。例如,至 1930年底, 昆曲第一班结束。1931年初, 昆 曲班第二期开课。部分新加入同学没有国乐 基础, 溥侗指定王义山先生专门负责这部分 同学,希望在短时间内提高程度,能与第一班 同学同时上课。"其中有于国乐茫然无所知 者,特由溥先生指定学识技术最优长之王义山 先生为彼等从头教起,专任提高程度,加紧练 习, 俾不致落伍。此后凡新加入者, 皆照此办 理。"他说"精研乐、剧之同学,本班固盼其 参加。而于国乐昆曲未之前学,一无所知之同 学,只要有兴趣,本班尤欢迎其加入。盖曾经 学习者,以前曾从良师,自己练习勤慎,固必 有可观。但若有不正确之处,发生毛病,为之 纠正, 反要煞费功夫, 倒不如初学者无丝毫毛 病为省事也。人人皆从初学练起,本人既任此

科目, 假以时日, 当必能教到好处也。此外对 昆曲国乐有根柢者,本班亦綦盼其加入,互相 观摩, 更求进步, 幸勿存门户之见。"

溥侗拍昆曲,有自己特色:他在台上唱 一句,底下就和一句,一曲拍完,记一个数 字,二十次后稍息。然后再拍,一直到曲子拍 熟。

溥侗先讲唱词,次授表演。唱念方面, 学生们学了《游园惊梦》(牡丹亭)、《定情 赐盒》(长生殿)、《琴挑》(玉簪记)等。 表演方面,学生们学了《游园惊梦》做工,并 学习"起霸"等表演。

此外, 溥侗还给昆曲班同学讲授中国戏 剧的组织结构等, 让学生更深入理解中国戏剧 的奥妙。有学生曾回忆溥侗"正音、咬字、台 容以至台上的种种规矩,无不亲自指点。"表 现了溥侗教学认真的一面。

1930年4月29日,清华大学19周年校 庆,演出会上表演了两出昆剧。首先是《游 园》,潘君方女士扮演小姐,朱自清教授的 夫人陈竹隐女士扮演丫鬟,两人身段俱佳。 《游园》完毕,《奇双会》上演,溥侗亲自扮 演剧中赵庞, 让清华师生大饱眼福与耳福。

"溥西园先生之赵庞,则纯熟老到,非时下伶 人所能及。调笑时之神情,写状时之风度,寻 妻时之身段,被拉时之惊态,叹观止矣。"多 年以后, 当年观看溥侗演出的学生仍记忆犹 新: 溥侗当时近60岁,稍有龙钟之态。"但 他所演出的赵庞,则翩翩一少年县令也。朱琴 心当时不过二三十岁,两人扮演少年夫妻,蕴



溥侗

积风流,旗鼓相当。侗五爷的本来面目,完全 看不出,不由得我不呐一声喊,太出神入化 了。"1931年新年庆祝会上,溥侗与别人合作 演出群英会,学生评价"溥先生之作工气派, 备极佳妙,观者无不叹赏。"中文系教授浦江 清在这天日记中写到:"溥西园(红豆馆主) 饰周瑜,身段工稳老练,以六十老翁唱小生, 尚英姿雄发也。"

还有一次,溥侗在清华大礼堂演出。很多人专程从天津、唐山、张家口、青岛等地赶来观摩。他扮演李龟年,声音极为苍凉,气口十分扎实宽宏,坐在大礼堂楼上门口离舞台最远的地方都能听得见。不但声音中充满悲凄苍老的情感,而且眉眼鼻颊手足腰腿,每一个动作都与唱词道白内容密切配合,宛如李龟年再生,在台上演述天宝年间宫廷情景与后来繁华消歇,将不堪回首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溥侗年轻时官高位显,贵盛无比。后家道中落、门庭衰薄,乃至出卖祖传产业。故他对家国兴衰、个人浮沉,自有一番体会。他能将李龟年扮演得出神入化,除了艺术造诣精深外,或许也有自己的感慨在其中。

溥侗重视古典艺术,一丝不苟。对当时一些习气,表示不满。准备《奇双会》演出时,对请谁配戏颇为踌躇。溥侗不要当时声名鹊起的尚小云、荀慧生,而选中朱琴心。以后他再演出时,总是表演弹词之类的戏,由学生演配角,以避免此类尴尬。

溥侗在清华主要教授昆曲,但只要有喜 爱其他剧种(如平剧)的同学请教,他也照样 指导不误。

除自己讲授外,溥侗还请专家给同学示范,以扩大学生视野。1931年初,部分同学要求学琵琶,溥侗以琵琶非其所长,想邀请刘天华来清华任教。由于刘天华非重金不能聘请,此议遂不了了之。

除了教授昆曲外,溥侗还开绘画班。据 当年选课的学生邹文海回忆,溥侗先从学画的 程序开始讲起。他说三年兰花一世竹,学画者 可以从画兰花入门,但这并不意味画兰容易。 画兰竹时,切忌"螳螂肚"、"钉头"等陋 习。有清一代,画兰未有名家。盖得其形者未 必得其神,得其神者未必能高其品,此皆画工 之作也。言下之意,郑板桥等人皆属画工之 列。其后,溥侗讲授选笔、选纸、烘纸以及握 笔方法。他要同学们按照写大楷的方式握笔, 笔杆须挺直而不能稍微偏斜,手腕亦必须虚 悬。溥侗的这种高自标持,吓得很多同学知难 而退,最终绘画班同学无一人卒业。

溥侗对在清华园的教曲生活非常满意, 对学生的爱戴尤感自豪。他非常欣赏清华学生 的勤奋与悟性,认为"艺专方面,学生对于字 音概不讲究,不守规律,此间同学则虚心受 教,得未曾有。"溥侗与学生感情融洽,"一 由学者对此道感觉兴趣,应由于教者诲人善 诱,循循不倦。"

在清华,溥侗也时常与校内叶公超、吴宓、杨振声、浦江清、俞平伯等教授多有往还,《吴宓日记》对此多有记载。浦江清教授与俞平伯、西洋语文系外籍教授常安尔、教务处汪健君、注册部陈盛可等人从溥侗学习昆曲。此外,朱自清先生的夫人陈竹隐女士也是从其学习昆曲。朱自清与陈竹隐正是通过溥侗介绍认识的。常安尔教授酷好中国戏剧,经常入城观看戏剧演出。溥侗在清华传授昆曲,常安尔也去旁听。两人见面打招呼的情景非常有趣,结束时,常安尔以汉语向溥侗致谢,并拱手作揖,而溥侗则脱帽答谢,各以对方礼仪向对方致敬。

多年以后,汪健君先生以一首《竹枝词》来怀念溥侗当年在清华的这段经历。"养性涵情重课余,丹青古乐并吴歈。高歌一曲赓遗响,婆娑登场舞氍毹。"

当时,溥侗不止在清华教曲,他还在城 内其他学校教曲,弟子众多。因此,溥侗不唯 是"票界大王",也可以说是一位戏曲教育家 与活动家。

1933年,溥侗结束了在清华的教学生活,南下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。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。

(作者系清华校史馆研究人员)